

红叶情仇_上



台湾

独孤红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红叶情仇上

台湾·独孤红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红叶情仇下

台湾·独孤红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红叶情仇(上、下册)

台湾 独孤红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2}$ ·25 $\frac{1}{8}$ ·523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208-4/ I · 122 定价: 10.00元

责任编辑：吴昌荣
封面设计：马 遥

1989·北京

目 录

第 一 章	酒楼惊艳	1
第 二 章	樊衣割肌	35
第 三 章	老奸巨猾	77
第 四 章	总管府邸暂寄身	112
第 五 章	忍心奈负美人情	134
第 六 章	铁胆豪情	154
第 七 章	获救朱仙镇	178
第 八 章	疗伤遇故人	207
第 九 章	儿女之情	229
第 十 章	真 相	251
第十一章	巧相逢	291
第十二章	大漠行	326
第十三章	难为英豪	347
第十四章	柳暗花明	383
第十五章	玄奥莫测	409
第十六章	怡红何人	434
第十七章	多情歌伎	470
第十八章	五陵公子	493
第十九章	寒窑囚二娇	526
第二十章	长生殿遭劫	560

第二十一章	龙争虎斗	578
第二十二章	异旅重逢	603
第二十三章	大恶王	640
第二十四章	鹰愁涧之行	672
第二十五章	天竺僧	704
第二十六章	神龙忽现	748
第二十七章	结伴同行	772

第一章 酒楼惊艳

这是元世祖忽必烈灭宋承接正統的第五个年头。

地点是在开封。

开封，在大宋年间，是京师所在。

后来宋高宗把京师南迁，称南宋。不久，金宣宗又把国都由燕京迁往汴梁，所以开封有一度也是金的都城。

而后，元灭金，灭宋，国都定于燕京。

虽然都城一再变移，金宣宗总曾在开封坐过几年皇帝宝座，同时，他也为我中华后世种下了这么一颗种子——

这天晌午，正是最热的时候，开封城南门，缓缓驰进了一匹瘦马。马，是匹毛色纯白的马，但如今看那纯白的毛色却已经发黄了，还带着尘土带着泥沙。

它显然地是长途跋涉至此，你不见，它低着头，没精打采，象有点不胜负荷吗？

鞍上，高坐着一个黑衣人，他头戴一顶宽沿大帽，遮掩了炙热的太阳，也遮住了他那张脸，看不见他的面貌，不过由那光光的下巴看，这个人年纪不会大。

他有一副颇长的身材，腰杆儿挺得笔直，不象他胯下的坐骑那么没精神。

腿旁，鞍边，有一个长长的行囊，看样子，那象一口刀，别的，他没有带什么，别的，也难再看见什么。

瘦马刚进南门，突然——

“喂，你站住了。”

斜刺里传来一声粗暴的沉喝。

黑衣人勒缰控马停了下来，他脖子没有动，也没有往喝声传来处看，生似他明白是怎么回事。

马刚停稳，由那喝声传来处，大踏步地走过来一个人，那是个巨目黄须大汉，肩宽肉厚，腰圆而粗，瞧模样，活象个大狗熊，看打扮，任何人都知道，那是元兵里的一名小小武官，马靴吱吱的，腰刀叮当乱晃，近前，伸出那带着黄毛的大手，一把扣住了辔头：“喂，这匹马不错，是我们蒙古种嘛……”

铜铃般巨目一抬，瞅着鞍上黑衣人道：“你是汉人？”

黑衣人腰杆儿仍是挺得那么直，连头也没点一下，淡然地吐出了两个字：“是的！”

“混帐。”巨目黄须大汉瞪着眼突然怒喝：“谁让你们汉人骑蒙古种的马的，滚下来！”

黑衣人一句话没说，翻身下了坐骑，手一伸，把缰绳递了过去，生似他不在乎。

巨目黄须大汉劈手一把夺过缰绳，那毛茸茸的左手一伸，抓向了鞍旁那长长的行囊。

他用力一扯，硬把那行囊扯了下来，扯得那匹瘦马为之一晃，然后，他冷然把行囊递向了黑衣人：“这是你的，拿去！”

黑衣人没说话，伸手刚要去接。

倏地，巨目黄须大汉又沉腕把行囊收了回去，掂了掂，摇了摇，转眼凝注黑衣人道：“这是什么？”

黑衣人淡然说道：“刀，一口刀！”

“刀？刀？”巨目黄须大汉“哦”地一声咧开大嘴笑道：“原来你是你们汉人嘴里常说的江湖人，对吗？”

黑衣人道：“是的。”

巨目黄须大汉道：“你从哪儿来？”

黑衣人又只两个字：“江南。”

巨目黄须大汉道：“好地方，当年打宋朝的时候我去过，你由江南跑这么远的路，到‘开封’来干什么？”

黑衣人道：“来玩玩儿，顺便看个朋友，江湖人总是到处走的！”

巨目黄须大汉咧嘴笑道：“游行各处，行侠仗义，是么？”

黑衣人道：“只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

巨目黄须大汉道：“可惜我们大元朝新添了这么一个规定，百姓不准带凶器进入城镇，你没办法拔刀了！”

说着，哈哈地一阵大笑。

黑衣人道：“还有事吗？”

巨目黄须大汉带笑一摆手，道：“你们江湖人比普通汉人高一等，没有事了，你走吧！”

黑衣人没再多说一句，转身往城里行去。

这一趟开封来得倒霉，坐骑没有了，刀也被没收了。

可是黑衣人他一点也不在乎，连头都没回一下。

大有“刀马”身外物，不值计较之慨。

黑衣人走没多远，他突然伸手拦住了一个路人：“对不起，我是外地来的，请问一声，大槐树怎么个走法？”

那人抬眼说道：“你这位要找大槐树？”

黑衣人微一点头，道：“是的，我初来开封，人生地不熟……”

那人抬手往东一指，道：“大槐树在东城，由这儿往东走，到了东城再一问，没有人不知道大槐树。”

黑衣人谢了一声，放步往东走去。

片刻之后，他到了东城，停身在一座大宅院之前，大宅院门前，有一株枝叶茂密，浓荫蔽天的合围大槐树。

东城，在开封来说，是较为僻静的一方，住的人很少，也远离闹区，除了这座大宅院外，没一户象样的人家。

黑衣人站在大槐树的浓荫下，静静地打量着这座大宅院，看样子，他似乎有点激动，只可惜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这座大宅院里，很静，门前的石狮子只剩了一只，另一只不知弄到何方去了。

两扇朱漆大门紧闭着，油漆剥落了，门环生锈了，石阶的缝隙里都长出了草，看上去那么凄凉萧条。

越过高高的围墙往大宅院里看，能看见的，只是深绿色的树海枝叶丛，还有三五成群，飞进飞出的鸟雀，别的什么也看不见。

显然，这座大宅院当年不是达官贵人府邸，便是有钱绅贾，大户人家的宅第，叹只叹如今……

黑衣人就这么站着，静静地，一动不动。

良久，良久，蓦地一声吱呀门响，隔壁一户没有院墙，屋子既破又矮的人家门开了，由门里探出了一颗头发蓬散的中年妇人头，接着，“哗”地一盆水泼在了门前。

泼完了水，那中年妇人提着空盆正要缩回屋里去，却

一眼瞥见了站在大宅院门前，大槐树底下的黑衣人。

她一怔，停在了那儿，但转眼间她又飞快地把头缩了回去，掩上了门，没多久，门又开了，由门里走出个身穿褂裤，瘦瘦的中年汉子，他一脸的忠厚老实像，身后是那中年妇人的头，她向着黑衣人指点了一下。

中年汉子回头低低说道：“就是他？”

中年妇人瞪着眼，闭着嘴，点了点头。

中年汉子迟疑了一下，迈步向黑衣人走了过来。

这一连串的开门，关门，探头，泼水，似乎没有惊动全神贯注在大宅院门上的黑衣人，直到那中年汉子走近，他仍然没有动静，站在那儿象个泥塑木雕的人像。

中年汉子到了黑衣人身边，迟疑地干咳一声，在脸上挤出些笑容，怯怯地说道：“这位，你是……”

黑衣人从大宅院门上缓缓收回目光，投注在中年汉子脸上，然后淡淡说道：“有劳动问，我是来找人的！”

那中年汉子道：“找人？你找的是……”

黑衣人抬手一指大宅院，道：“就是这谢家！”

中年汉子呆了一呆，道：“你，你找谢家？”

黑衣人微一点头，道：“是的，我找谢家！”

中年汉子迟疑着道：“你是谢家的……”

黑衣人道：“朋友，也算亲戚！”

这是怎么个说法？中年汉子没理会那么多，道：“你跟谢家是不是有很多年没有来往过了？”

黑衣人道：“是的，你说对了，很多年，是有很多年了，算算总有十八年了吧！”

中年汉子长长地吁了一口大气，道：“我说呢，那怪

不得你不知道，谢家早就没人了……”

抬手一指，接道：“你不见？现在这是什么样子，石狮子缺了一只，那还是前几年遭雷劈的，如今连块石头桩也没有了，门上的漆，多年风吹雨打太阳晒，掉了，门环锈了，门口都长了草，当年的谢家哪是这个样子？要是还有人……”

摇摇头，闭上了嘴，不再说下去。

静静听完了人家的话，黑衣人他来了这么一句：“我知道！”

中年汉子为之一怔，难怪，换了谁谁也会一怔：“怎么说？你知道？”

黑衣人点了点头，道：“是的，我知道，二十年前，谢姑娘被金人选去和好蒙古人，自那时候起，不到十年，谢家就没人了！”

“对啊。”中年汉子道：“你既然知道，怎么还跑到这儿来找……”

黑衣人道：“我只是听说，那时候我年纪很小，只有两岁，近几年长一辈的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要我到这儿来问个清楚。”

中年汉子道：“问个清楚？”

黑衣人道：“我的意思是，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

中年汉子道：“你要打听什么？”

黑衣人道：“打听有关谢姑娘被选进宫的事？”

中年汉子道：“噢，原来你要打听……这有什么打听的，被选进宫了，就是被选进宫了，再说，当年的街坊邻居，遭受连年的兵灾，死的死，搬的搬，你向谁打听去？”

黑衣人下巴动了一下，似乎笑了，道：“你是本地人吗？”

“是啊。”那中年汉子道：“我当然是本地人啊！”

黑衣人道：“你一直住在这儿么？”

中年汉子道：“当然啦，我这几间破屋是祖宗留下来的一点产业，我家好几代都住在这儿，在这儿生在这儿长……”

黑衣人道：“你今年怕快四十了吧？”

中年汉子一点头，道：“不错，我今年三十六了，再过四年就四十了！”

他似乎蛮不糊涂。

黑衣人微微一笑，道：“那么，我还愁没人打听吗？”

中年汉子一怔，回手指着自己鼻尖，瞪大了眼道：“你是说我？”

黑衣人笑了笑，道：“不错，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今年三十六了，二十年前你十六岁，那时候的事你该知道！”

中年汉子沉默了一下，一点头，道：“你没说错，我还真知道一点，当年谢家姑娘被宫里来的人接走的时候，我还躲在门缝里偷看呢，我记得那时候谢家姑娘一声没哭，一滴眼泪也没有掉……”

黑衣人点了点头，道：“她是个很刚强的人，一个少有的奇女子……”

顿了顿，接问道：“你知道当年是谁把谢姑娘选进宫里去的吗？”

中年汉子道：“这还用问吗？当然是金朝的皇帝！”

黑衣人道：“这个我知道，我是问，金朝的那位皇帝，他怎么知道这儿有位美貌无双的谢姑娘呢？”

中年汉子呆了一呆，道：“那，那谁知道，听说宫里要选民女的时候，不是派人四处打听，就是由地保把那当地长得好，会唱曲，会写诗的姑娘往上报，大概他就是这样知道的！”

黑衣人道：“在谢姑娘被选入宫之前，你见过谢姑娘吗？”

中年汉子一瞪眼道：“怎么没见过？那时候我常往谢家送花，有一回我在后院里碰见谢姑娘，天哪，你可不知道，谢姑娘长得可真好，要多标致有多标致，以我看，就是王母娘娘身边的仙女也比不上她，嘿，那次谢姑娘还赏了我一锭银子呢，还跟我说话，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儿，人哪，和气着呢，不象别家有钱的姑娘摆架子……”

黑衣人道：“谢姑娘会唱曲儿，会作诗吗？”

中年汉子摇头说道：“谢家姑娘会不会唱曲儿我不知道，不过我听说谢家姑娘是位才女，当时开封城里的姑娘，就连饱读诗书，有学问的人都算上，没一个比得上她，还有，谢家姑娘绣的花我见过，手工可是真了不起，我娘见了象见到宝贝，说她活了这么大年纪，就从没看过这么好的手工，当时，多少达官贵人，有钱的大老爷上门求亲，谢家姑娘都没答应，后来谢家姑娘被选进宫去，街坊邻居都说她天生的富贵命，福气好，怪不得她不答应那些亲事，谁知道后来那瞎了眼的金朝皇帝却又把她送去讨好蒙……”

脸色一变，摇摇头，住口不言。

黑衣人静静听毕，微微点头，道：“你没有说错，据我所知，谢姑娘却是这么一位奇女子，不但人长得好，而且才学也好……”

话锋一顿，接问道：“当年这儿的地保，如今还在吗？”

中年汉子摇头说道：“不在了，早就死了，如今怕连骨头都没有了！”

黑衣人沉吟了一下，道：“当年谢姑娘被宫里派来的人接走的时候，你看见了？”

“当然。”中年汉子一点头，道：“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说那是宫里派来的人，后来却又听说那些人并不是宫里派来的，说是什么，什么……”

窘迫地咧嘴一笑，道：“那时候叫什么我忘了，如今朝代换了，好多年没提了，不过那个官儿就象现在总督府的总管差不多。”

黑衣人“哦”地一声道：“那个官儿，是金人还是汉人？”

中年汉子道：“听说是汉人，不过谁也没见过……”

黑衣人点头说道：“那是官大嘛！”

中年汉子“哼”了一声道：“官大？那年头他神气，权力大得可以乱杀人，他要谁死谁就不能活，他要谁家的姑娘，就得乖乖给他送去，可是好景有几年，如今这一朝灭了那一朝，他娘的他的官儿早没了，乌纱帽也早掉了，还不是象个龟孙子！”

黑衣人道：“你这么恨他吗？”

“怎么不恨！”中年汉子道：“那时候街坊邻居谁不恨？都恨他把谢家姑娘接走了，可是在那年头他的官大，动不

动就要杀人，谁敢放个屁！”

黑衣人淡然一笑，道：“这年头不也一样吗？蒙古人，色目人，咱们汉人沦为了第几等？谁又敢说什么？哼一声？”

中年汉子一点头道：“说得是啊，老天爷就这么不睁眼，当年大宋朝……”

忽地白了脸，惊慌地四下看了看，低低接道：“这，这话可不能轻易乱说啊，让人听去是要杀头的，再那个一点就会诛灭九族……”

黑衣人笑了笑，道：“别害怕，我不说就是！”

中年汉子定了定神，强笑说道：“说了半天，我还没问你贵姓……”

到底是粗人，连个请教都不会说，不过，已经很难得，他能说个贵姓！

黑衣人道：“我姓韦，你贵姓？”

中年汉子搓着手，赔笑说道：“我姓赵，街坊邻居都叫我赵大。”

黑衣人“哦”地一声，道：“原来是赵大哥，多谢赵大哥指点，你请忙吧，我走了。”

中年汉子赵大忙道：“怎么，走了？不到我屋里坐一会儿？”

黑衣人道：“谢谢，不打扰了，我还有别的事。”

说完微一拱手，径自转身行去。

赵大一声：“那你走好，我不送了。”

愣愣地站在大槐树下，直到黑衣人拐了弯，看不见了，他才转身往回走。

那中年妇人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地还在向黑衣人拐